

# 《说文逸字》在《说文》学研究方面的文献学价值

史光辉 姚权贵

摘要：晚清学者郑珍所著《说文逸字》，是一部利用文献材料考证《说文》逸字的专书。其主要方法是通过历代典籍引用古本《说文》的语料与今之通行本的互勘，寻找逸字的踪迹，旨在恢复许书原貌。郑书所引相关典籍由汉代至宋元，共计 48 种，为同类著作之最。书中还历数文献典籍之间的渊源关系，有助于辨清《说文》在后世的流传。《逸字》一书，对于《说文》的版本和校勘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。

关键词：郑珍；《说文逸字》；文献；版本

中图分类号：G256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5)03-0001-05

东汉许慎所著《说文解字》，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，对文字学的影响尤其深远。但由于“历代移写，每非其人。或并下入上，或跳此接彼。浅者不辨，复有删易。逸字之多，恒由此作”，故今之《说文》已非许书原貌。因此，历代都有学者考述其版本，增补其逸字。清代《说文》之学蔚为大观，段玉裁、王筠、桂馥、钮树玉、钱大昭等大家相继做过考订，但他们的方法都是仅就《说文》本书互勘，对逸字的考证亦非专力专为。至晚清学者郑珍撰成《说文逸字》（1858 年刊行，以下称《逸字》）一书，内求之于《说文》自例，外求之于诸书所引，补得《说文》逸字 165 字，在最大程度上探得许书本真，是考证《说文》逸字最重要的一部专书。

郑珍（1806-1864），字子尹，号柴翁，别号巢

经巢主等，贵州遵义人，晚清著名学者、文学家，生平见《清史稿·儒林》、《清国史·儒林全传》和《清代朴学大师列传·皖派经学家列传》，与莫友芝并称“西南大师”。郑珍工“许郑”之学，善治《说文》，另有《说文新附考》、《汗简笺正》、《说隶》、《说文大旨》、《转注本义》、《说文谐声》等文字学著作，自成一派。《逸字》二卷及其“附录”一卷，是郑珍为解决“逸字”这个《说文》学的重大问题而作的学术实践，既详考逸字来源，又廓清逸字范畴，在对《说文》收字，尤其是逸字的鉴定上，有其独特价值。王镔、袁本良两先生（2001）指出：“《逸字》一书，在材料和方法的运用上，都体现了对前辈学者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的超越。”陶生魁（2011）评价说：“郑珍《说文逸字》后出转精，俨然集其大成，影响甚巨。”足见，《逸字》把《说文》版本与逸字的考订工作推进了一大步，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。

## 一、引用文献丰富，注重其时代特征

《逸字》的一个重要方法，是从历代典籍对古本《说文》的引用中，寻找《说文》散佚的片段和文字。因此，《逸字》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，我们按大致的时代顺序排列，其整体情况如下（括号中数字表示该种文献出现的次数，同一文献多处引用，

见郑珍《说文逸字·序》。本书所用《说文逸字》是王镔、袁本良两先生（2001）点校的《郑珍集·小学》中的《说文逸字》，此本以望山堂本为工作底本，以丛书集成本、巢经巢全集本等为主要参校本，为最善。本文所引《逸字》原文例句，皆出此本，引文中繁简字皆保持原文不变。

收稿日期：2013-12-25

基金项目：贵州省优秀科技人才省长基金项目（编号：黔省专合字 2011[42]）；贵州师范大学文学·教育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基地自主招课题（编号：WXZB1106）的部分成果。

作者简介：史光辉（1974-），贵州道真人，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主要从事训诂学研究。

姚权贵（1985-），重庆梁平人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，主要从事训诂学研究。

王镔、袁本良点校《郑珍集·小学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10 页。

陶生魁《试论沈涛的〈说文〉逸字研究》，《中南大学学报》2011 年第 2 期，第 176 页。

但引文相同的算一次)：

汉 1 种：《尧庙碑》1

魏晋南北朝 5 种：《字林》1、《春秋左传正义》2、《玉篇》6、《杂体诗注》1、《齐民要术注》1

唐 21 种：《后汉书注》2、《止观辅行传宏决》1、《唐韵》1、《史记索隐》2、《北堂书钞》1、《文选注》16、《五经文字》2、《艺文类聚》4、《初学记》3、《一切经音义》13、《春秋左传音义》4、《老子音义》1、《诗经音义》5、《尚书音义》1、《广雅音义》2、《大雅音义》1、《尔雅音义》3、《经典释文》2、《北户录》1、《毛诗正义》9、《谷梁疏》1

南唐 1 种：《说文系传》23

宋 17 种：《汗简》5、《楚辞补注》1、《广韵》11、《古文四声韵》3、《类篇》8、大徐本 10、《集韵》11、《毛伯敦铭跋》1、《佩觿》2、《汉隶字原》1、《困学纪闻》1、《太平御览》3、《复古编》1《履斋示儿编》1、《六书略》2、《酒谱》1、《酒经》1

辽 1 种：《龙龕手鑑》1

元 2 种：《古今韵会》7、《六书故》13

从文献种类和数量上看，《逸字》所引文献总共有 48 种之多，为同类著作之最。在《逸字》之前，段玉裁的弟子沈涛著有《说文古本考》一书，亦曾用类似的方法考证过逸字，据周云青、陶生魁等学者的统计，沈书中所引常用文献也不过 29 种，远远少于《逸字》。同时可以看出，《逸字》所引涉及经、史、子、集等各类文献，可谓旁征博引，面面俱到。有利于对《说文》流传中牵涉到的相关文献有一个整体上的认识和把握。

从单种文献引用的次数看，出现次数在 5 次及以上的著作有 13 种：《玉篇》6、《文选注》16、《一切经音义》13、《诗经音义》5、《毛诗正义》9《说文系传》23、《汗简》5、《广韵》11、《类篇》8、大徐本 10、《集韵》11、《古今韵会》7、《六书故》13。说明这些文献保留了较多的古本《说文》的信息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其中尤以南唐徐锴《说文系传》引用最多，《逸字》多次指出小徐本优于大徐本之处，肯定《系传》对于总结唐本得失，参互大徐本的重要价值。此举一例，如（引文有删节，下皆同）：

《逸字·雨部》“𩇛”字条：古文“𩇛”。

本书“𩇛”、“𩇛”、“𩇛”、“𩇛”、“𩇛”、“𩇛”、“𩇛”、“𩇛”等俱从𩇛声，当原有此字。大徐云：“‘𩇛’不成字，凡从𩇛者并当从𩇛省。”段氏用其说，未是……考本书凡云

“从某，某象形”者，其象形之某必别一古文；古文即其篆之最初字，而许君并先在篆下说之。如……“淵”云“从水，𩇛（铉无，错有）象形：左右，岸；中，象水貌”，下有古文“𩇛”……“𩇛”下云：“𩇛象回转形”，正是先为“𩇛”作解，其必有“𩇛”字无疑……错于“𩇛”下云：“此直象形。”于“求”下曰：“象衣形，‘裘’则加衣。”小徐精识，能发此旨，是胜大徐处。

从时代上看，《逸字》所引文献于汉、魏晋南北朝、唐、南唐、宋、辽、元各代都有，大致展现了《说文》成书后流传的几个重要阶段。其中主要集中在唐、宋两代，而以唐为最多。唐、宋是《说文》整理校订最重要的两个时期，而宋代是今本《说文》形成的时期，唐代则是《说文》早期版本“唐本”形成的时期，在“唐本”之前的文献中可以找到大量古本《说文》的原始资料。因此，考证古本《说文》，必须重视唐代及之前的文献。但大徐本之后，诸本皆失，历代论《说文》者往往只以宋代为起点。莫友芝为《逸字》序云：“本朝老辈言《说文》，其株守鼎臣者，不敢一字溢出，虽唐以前明白引据，辄以铉无不信，宁依声取他代；其傅会私造者，又聘一时臆见，说或穿凿不经。”指出了前代学者固守大徐本而穿凿附会的弊端。《逸字》所引唐代及以前的文献，比重远超宋元之后，故能探得本真，可谓独具慧眼。

## 二、通过典籍之间的渊源关系来梳理《说文》版本的流传

《逸字》在考字时，往往要论述所引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，以此来梳理古本《说文》辗转流传的轨迹。

在隋唐之前，已有大量与《说文》有关的著作，如《逸字》所引《尧庙碑》、《字林》、《春秋左传正义》、《玉篇》、《杂体诗注》、《齐民要术注》等。此外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尚有《广说文》、《说文音隐》等专著，惜皆失传。说明这一时期的文献已经有对《说文》的引用，也有对《说文》的专门研究。《逸字》认为逸字在“他唐以前书，亦往往尚存”，这些文献中关于《说文》的内容在唐代被转引，成为“唐本”的重要来源。如唐代的《一切经音义》等书，就多次引用《字林》。《玉篇》则多与《广韵》并举，指出其所存《说文》原句，及其与“唐本”的关系。此举两例，如：

《逸字·言部》“謠”字条：唐本有“謠”，

为徐本“𩚑”义之字。与《尔雅》合其“𩚑”字训“从”，知《玉篇·言部》、《广韵·十八尤》“𩚑”皆训“从”者，是本许义，足明唐本信矣。

多部“𩚑”字条：多也。从多，辛声。《诗·螽斯》，《音义》云：“𩚑，《说文》作‘𩚑’。”知所据本有“𩚑”字。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并云“多也”，当本许义。

唐代引用《说文》的文献更为繁夥，也是《说文》早期版本形成的重要时期。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，今存《说文》最早的版本是“唐写本”两种：一种是口部残卷，仅存十二字，藏于日本。一种是木部残卷六纸，存木部字188字。莫友芝撰有《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》一卷，与二徐本比较了异同。以《笺异》观之，唐写本与宋本已经有很大出入。因此，《逸字》引用唐代文献亦为最多，书中凡出现在唐代以及宋代《广韵》、元代《六书故》等文献，都与“唐本”存在密切的关系。这种例子很多，兹不备举。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关于唐代版本的一些论述。如：

《逸字·言部》“謠”字条：《六书故》卷十一云：“徐本《说文》无‘謠’字。‘𩚑’，徒歌也，从言从肉。’唐本曰：‘𩚑，从也，从言从肉，肉亦声。’”按，唐本者，宋晁说之据所得诸旧本作参，记许氏文字书其中所载者也。凡戴氏所称唐本，皆出此书。

山部“𩚑”字条：二半也。今本“豐”下云：“豆之豐满者也。从豆象形。”“𩚑”下云：“行礼之器也，从豆象形。”按，《六书故》卷二十八“豐”下称唐本曰：“从豆从山，𩚑声。”蜀本曰：“𩚑声，山取其高大。”此晁氏所见唐本，当是许君原文……知同谨按，小徐《祛妄篇》“豐”下载阳冰说，云山中之𩚑乃豐声。此蜀本所自出。

片部“𩚑”字条：《六书故》卷二十一谓唐本《说文》有片部……又二徐“牀”下引阳冰云：“木石右为片，左为𩚑，音牆。”《九经字样》“鼎”下云：“‘木’析之两向，左为‘𩚑’，音牆；右为‘片’。”皆“𩚑”与“片”并举，有音有义，当是本《说文》。晁记有片部者，是否出许君之旧不可知。珍后考《说文》实无“𩚑”字。许君所记，备见《玉篇》，而其书无“𩚑”，足以明之矣。阳冰“右片左𩚑”之说，出于臆创。世以其小篆名学，如张参、唐元度皆信之

不疑，甚有因以增《说文》片部者……小徐谓“牀”从“𩚑”省，“牀”、“𩚑”等皆从“牀”省声，与“𩚑”之篆作“𩚑”、古籀作“𩚑”合。其斥阳冰为妄，信矣。而后人转非之，未究晁记唐本出于阳冰新义之过。

耳部“睽”字条：玄应《音义》卷一引《广仓》，“睽”亦训“目少精”，是唐以前无“目不相听”之说……据玄应《音义》引《广仓》下即引《说文》：“睽，目不相听也。”《易·睽卦》，《音义》引同。则初唐本已为俗改。《广韵》所引，盖陆法言之旧文。

犬部“笑”字条：喜也。从犬，竹声。大徐增此字于竹部末，称孙愐《唐韵》引《说文》“笑，喜也。从竹从犬。”而从阳冰“竹得风，其体夭屈如人笑”之误说，改从“夭”作“笑”……珍按，《艺文类聚》引《说文》“笑，欣喜也”。校《唐韵》引多“欣”字，益足明许君原有……知同谨按……《九经字样》“笑”字下引《字统》云：“从竹，从夭。竹为乐器，君子乐然后笑。”则杨承庆又变“夭”为会意，以笑者必夭屈，益难通，至阳冰更为竹体夭屈之说，愈凿愈远矣。此字之存，孙愐力也。

根据《逸字》的论述，可以看出：唐宋间流传的可依据的唐本《说文》，是“宋晁说之据所得诸旧本作参，记许氏文字书其中所载者”，如元戴侗《六书故》所引皆此本。唐代另外还有更早的初唐本，如“睽”字条玄应《音义》引《广仓》所引《说文》：“睽，目不相听也。”等语就出自此本。唐代最重要的《说文》版本是李阳冰于8世纪中叶整理校订本，但此本在大徐本出后亡佚，部分内容为《系传》、大徐本所用，晁说之本亦多所参互。但由于阳冰《说文》本来存在不少错误，晁氏《说文》误引误记不少。

以《逸字》观之，郑珍已发现唐代《说文》的版本不止一个，“唐写本”残卷的出现是其佐证，现代学者的一些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。而通过《逸字》的论证，唐本《说文》在唐宋间的流传过程已大致上清楚。郑珍生平没有见过“唐写本”残卷，亦未见《笺异》一书，却通过典籍之间的渊源关系，探明唐代诸本的来龙去脉，此其洞察力所在。

唐代之后，南唐徐锴取《说文》原本作《说文

徐时仪《唐写本〈说文〉管窥》，《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》2002年第1期，第19页。

解字系传》，作为唐本之后第一个完整的版本，《逸字》充分肯定了《系传》的价值。先看下面的几个例子：

《逸字》言部“禴”字条：古文“詛”。玄应《音义》卷六、卷十四、十七、二十五并云：“《说文》：‘詛，古文禴。’同侧据反。”知“詛”下原有重文“禴”。今惟《系传·示部》未有“禴”，训“祝也。”“祝”即“詛”之假借，义虽同而失其旧。

詰部“譱”字条：古文“譱”。《系传·通论》有此字，云“齐桓公谓庙邱之乡人曰：‘至德不孤，善言必三。’故古‘善’亦或从三言。”按《通论》三卷皆取《说文》中古篆论之，则此小徐本原有，今从铉删，《篇》、《韵》皆然。

殺部“殺”字条：籀文“殺”。二文见《系传》。籀体马俊良、汪启淑本作“𣦵”，顾广圻本作“𣦵”。段氏依《玉篇》《类篇》所载改补如此。铉本原无二字，故《类篇》“殺”下云：“《说文》失收，今毛扆乃增之。”

竹部“籊”字条：“籊”或从隹。二徐本并有重文“籊”，云“籊或省”；《系传》独多此文。段氏取此删“籊”。按，《系传》多出铉本者不止此字，当二文并存，不可意为去取。

土部“𡗗”字条：“𡗗”或从自。见《系传》，马、顾本并作此体。段氏补作“𡗗”，所据本异。今部未有“𡗗”，毛扆增。

从《逸字》的论述可看出：《系传》保留了大量的古本和唐本的信息，有些已经成为孤证。至徐铉校订《说文》，诸本皆亡，唯有小徐一本可资参互。

《逸字》所引宋代诸典籍，皆与二徐本相关。大徐本出后，《系传》亦渐失原貌，世所流传有马俊良、汪启淑、顾广圻三本，另外宋代《困学纪闻》、元代《古今韵会》等文献所引《说文》皆出《系传》本。

此外，郑珍还进一步指出，尽管大徐本保留至今，但也因为后世传抄重刻而变了模样。他在《逸字·序》中说：“珍尝以宋世遵用铉本如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所引者校之，乃时时有所不见。是即今本亦非徐氏点检写雕之旧，其原校所有，又有逸于后之重刻者矣。”这道出了古籍文献在流传过程中，渐失本真的客观情况。

### 三、综合利用历代典籍解释逸字产生的原因

《逸字》引用文献丰富，在考释某个逸字的时候，往往是多种文献综合利用。郑珍在《序》中说：“然

如《左传》‘譱’字，孔氏得之字书，而陆氏则见之《说文》；《尔雅》‘蛤’字，陆氏又止见《字林》，不见《说文》，而陆法言、孙愐乃及见之。又如‘禴’字，张参已谓《说文》漏略，而下迄南唐，存于锴本，之雍熙间，更有‘禴’、‘禴’并完之一本。知传写虽各有脱漏，亦复互为存逸，非亡则俱亡也。”这既表达了郑珍关于逸字的基本观点，同时也可以看出《逸字》通过综合利用历代典籍，试图查明《说文》所逸片段和文字的原因和过程。兹举以下几例：

《逸字》示部“禴”字条：古文。大徐新附“禴”下曰：“一本云‘古文禴也。’”此本为所谓群臣家藏者之一。其“禴”为正篆，“禴”为重文如此。按，此亲庙本字。“璽”、“爾”一声，故古有此二体。经典皆用“禴”，汉孟郁修《尧庙碑》“祖禴所出”用“禴”（《说文》“璽”正篆，“璽”古文，是“禴”即“禴”字），并是古字，知此本独得许君旧文（《书》“格于艺祖”、“典祀无非于尼”，作“艺”、“尼”皆假借）。据《五经文字·叙例》云：“‘禴’、‘禴’之类，《说文》漏略，今得之《字林》。”则张参时所见本已亡。至大徐校，集书正副及众家本无不然者，惟此一本“禴”、“禴”完存。大徐以诸本所无，又与犬部“禴”之误文“禴”相复，故不敢信，而见于新附中。然犹幸谨存其说矣。

又部“𡗗”字条：今本“𡗗”下云：“和也。从言，从又炎。籀文𡗗从羊，羊音饪，读若湿。”……《玉篇》“𡗗”下出籀文“𡗗”，希冯所见《说文》固未脱误。知同谨按，“𡗗”在大徐原本故未脱。董道秦和钟铭“𡗗”字《释文》云：“古文‘𡗗’从言，籀文‘𡗗’从羊。羊音饪，读若湿。秦文作‘𡗗’，从辛。”《六书故》卷三“𡗗”下云：“按《说文》：‘𡗗，籀文𡗗。从羊，羊音饪。’”卷十五“𡗗𡗗”下云：“《说文》：‘𡗗，和也。𡗗，籀文，从羊；羊音饪，读若湿。’”《六书正讹》“𡗗”后出籀文“𡗗”。以三家所据，足明今本非铉之旧。至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“𡗗”下出重文“𡗗”，云“籀文从羊。”此因大徐谓“𡗗”“𡗗”二字义相出入而误。

部部“𡗗”字条：《虞书》曰：“藻、火、粉、米。”《书·益稷》“粉米”，《音义》云：“《说文》作‘𡗗’，徐本作‘𡗗’（徐仙民本）。”按，今《说文》有“𡗗”无“𡗗”。而《韵会·八荠》“𡗗”下称：“《说文》：‘绣文如细米。从糸从米，米亦声。’《说文》或作‘𡗗’，引《书》

‘藻、火、黼黻。’”检《韵会》引《说文》之例，凡两部两文音义同者，多合于一字下引之，不尽是重文。又所据《说文》是《系传》本……

《汗简》、《古文韵》“黼黻”并注“《古尚书》”。盖作伪者采自《说文》。《集韵》据之以“黼”为古文“黻”。知同谨按，《困学纪闻》云：“《说文》‘藻、火、黼、黻、黼、黻’字并从‘黼’。”此盖称《系传》本……惟《系传》不误。《韵会》引“藻火”当作“藻”，王伯厚所引得之。“黻”字当是伏生经文，古今《尚书》字异义同。

人部“采”字条：古文“𠂔”。今本“𠂔”下云：“养也。从人，从采省。‘采’，古文‘孚’字。”……二徐本原未脱误。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“𠂔”下载“𠂔”、“𠂔”、“采”三古文，《系传》“𠂔”古文“𠂔”下云“采音𠂔”，可见也。自传写误以“采，古文𠂔”四字入上注，又误

“𠂔”字作“孚”，后因改“𠂔”从采省，“𠂔”不省，以与古文“孚”合，遂成今本。

可见，考证一个逸字，所引文献往往不止一种，从《逸字》的考述，亦可窥见今本《说文》形成的过程。此亦《逸字》对今本说文的刊谬补缺之功。

当然，由于时代的局限，《逸字》部分结论还有待于更多其他文献来加以验证。比如，甲骨文、金文、敦煌文献等重要资料，是在郑珍之后才出土的。此外，“在引用《说文》的资料中，最有价值者当属《原本玉篇残卷》，此书清末才从日本传回，清人多未见”，《逸字》自亦未及用。但以本文观之，《逸字》对于《说文》学，尤其是对于《说文》逸字、版本和校勘的研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。

责任编辑：石磊

① 王贵元《〈说文解字〉考述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1996年第6期，第34页。

## （上接第17页）

续生，而资财千万。诸奴婢私议，欲谋杀续分其财产。善伤李氏，而李不能制，乃潜负续逃亡，隐山易暇界中，亲自哺养，乳为生潼，此见之《汉书》。然不独李善也，唐元德秀兄子，襁褓丧亲，无资得乳媪，德秀自乳之，数日潼流。夫阴阳不同质，岂男子而潼，此理之不可解者。然人之精神安所不至哉？挥戈也，而却日拊膺也；而殒霜悲泣也；而摧城浩叹也。而决石谊奋于志诚，结于心，即天地为动，而况近取诸身乎？然则，盲之目，可使复明，诚孝之感也；之胁，可使复合，忠精之佑也。而又何疑于男子潼也？且传奇之作以奇传也，不奇胡传。

### 6、逆濠

演《逆濠》问故，曰：“宸濠父康王，甚贤，至今洪都人道之。王初无子，尝于宫中斋祷。一日王

午寝，忽梦天狼降宫中，须臾食宫中殆尽，复绕而逼王。王寤，甚恶之。申刻，濠生，其母洪也。洪失爱于王，王命亟杀儿，宫中人环跪而请曰：“忧无子，有子，又弃之耶？”钟陵王者，康王弟也。狂易，尝放言凌其兄。至是，亟骑而至曰：“喜王兄之得子也，又闻将杀之，甚善，弟幸多子矣。”康王怒，遽命育之。六月十三日也，及濠年十三，即私幸乐妓，微服而游市中。王觉曰：“符吾梦矣。”铁钏砍杀数侍者，缚濠于柱，亲鞭之数百，必欲杀之。王春者，临海人，王甥也。慧而多才，以明经举于乡，王素爱之。春驰至，以身蔽濠曰：“杀春”。王不得已，遂舍。后谋逆国除，符梦。云吉水举人刘养正，颇谙天文，以帝星耀吴头楚尾，力劝濠反，竟败。而不知真天子乃龙潜江汉间。

（责任编辑：闫丽）